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百九十九 經部

毛詩集解卷三十九　宋　李樗黄櫄　撰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李曰武詩者乃武王之樂歌也周禮曰舞大武以享先祖謂之大者如堯之樂大章舜之樂大韶禹之樂大夏湯之樂大濩武王之樂大武是也此詩乃武王

之樂歌也皇美也於乎美哉武王之為君其功烈可
謂無與強矣其始也則信有德者文王受命作周以
開示我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繼嗣而受之得以勝
殷止殺致定其成功焉遏者止也劉者殺也劉與虔
劉我邊陲之劉同耆者致也鄭氏以為耆老言武王
誅紂年老乃定汝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
年按左傳宣公十二年引此詩曰耆定爾功耆致也
其意言致紂於昏昧者故以耆為致也王肅亦云致

定其大功當從毛氏與王肅之說武王之始也未嘗有取天下之心觀大武之詩與大武之舞可見矣按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為止戈之武也大武之意在於止戈也大武之詩在於止殺其類一也後世以為大武聲淫及商則是有貪商之心也故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

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且武王本無取天下之心而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且大武之樂終不如舜之為善豈其有貪商之心哉唐太宗即位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太宗快一時之意以取天下止戈之武果安在哉韓文公嘗作元和聖德詩以謂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牵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闕

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刋膾脯文公詩所以形容聖德而不知其詩適足以為憲宗之暴其與武王之詩異矣

黄曰堯之樂曰大章舜之樂曰大韶禹之樂曰大夏湯之樂曰大濩武王之樂曰大武夫樂所以象德亦以見聖人之心也觀此一詩而武王之心可見矣夫言武王功烈之盛而必及於文王積累之久者以見周家之當為天子而非武王之有心也勝殷遏劉劉

者殺也如虔劉我邊陲之意也耆定爾功耆者老也如上帝耆之之意也武王之伐紂也救民於塗炭之苦而遏絶其殺人之事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畧者是也然武王之於紂未嘗不欲其改過也旣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然後不得已而伐之蓋至於老而後成定天下之功所謂須暇五年者是也烏乎武王之心吾於大武見之故大武之舞在於止戈而大武之詩在於遏劉後世謂大武聲淫及商而孔子以為有

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信武王之心而不疑武王之樂至於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蓋武王之心自有不足之意具見於樂非孔子始為是論也襄公十九年季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曰美哉有周之盛其若此乎吁若季札者其真知武王之心矣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李曰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其廟

之樂歌而康成以謂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則以為未攝政之時無所考證大抵此詩言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是始除喪之辭當且從鄭氏之説孔氏以為若已除喪當為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為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其説是也閔予小子皆是居喪之辭也言困病之小子乃遭家之不造造者成也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亦如人之遭喪家之不幸也説文曰疚貧病也因舉此

詩嬛嬛在疚其字與哀此煢獨之義同則知嬛者孤獨而已閔予小子皆是死喪之辭也如左氏傳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則是閔者居喪之稱也而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為言王氏以為文武為周天下未集而終故成王自以為遭家不造也張文潛以為成王而溢之則未收泮渙則未圖法度則未立故以為遭家不造者也然武王之業豈有至死而

未成乎蓋所謂遭家不造者但以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故也非必以業未成為説也皇考者武王也言武王能終身克孝於文王鄭氏以為武王長世能孝故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者非也所謂永世克孝者亦猶大舜終身慕父母也然武王之所以為孝者果何為哉不過念兹皇祖而已皇祖文王也文王之為文王以其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庭直也惟武王能法於文王故我小子夙夜欽之不敢懈怠

其心言為君之道繼其序事故其心未嘗忘於文王也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之間無有愧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武王能以念玆皇祖為孝則成王亦當以率時祖考為孝其曰夙夜敬止則可以繼陟降庭止之道矣易曰敬以直內惟能敬則能直矣○訪落乃成王即政謀事於羣臣也孔氏云閔予小子之篇王所以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

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說是也訪謀也落始也言成王謀其始即政之事也王氏鄭氏以訪予落止為成王之言率時昭考為臣下之言朕未有艾又為成王之言蘇氏皆以為成王之言當從蘇氏之說言成王始訪即政之事欲率循昭考武王之道巍巍乎悠遠而不可及而成王方幼沖未有所經歷將勉強以從就之繼其道而猶恐泮渙而不合艾歷也王氏以為欲羣臣扶持成就之以繼圖天下之泮離渙散

也張文潛以為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繼猶泮
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邪
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至渙然而散無
有不及洋溢傍肆至於成王將欲收之以立法度之
節故也是皆以為繼圖天下之泮離渙散其説非也
所謂泮渙者但是欲繼武王之道猶恐泮渙而不合
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泮渙皆是仰武王之盛德
嘆眇躬之涼薄若前哲之髙逺故也然所以繼道而

猶恐不合者則以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故也紹庭上下此又深言武王之道也紹文王直道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美哉皇考所以保明其身也王氏以為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其說是也夫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始即位之時而知所戒懼猶恐其終之不繼茍始之不慎則終為如何故伊尹告太甲以謂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名公亦告成王曰王乃初服嗚呼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始之不可不慎此訪落之詩所以作也成王即政之初閔予小子訪落之詩其言皆自處於凉薄惟恐其忝父之訓書大誥之篇亦曰惟予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此皆是慄慄危懼之心也惟其即位之初而存戒懼之心故謀羣臣以始即政之事則宜其以中人之質而保其盈成之業也

黄曰閔予小子蓋成王始即位而朝於廟之詩也鄭

康成李迂仲皆以爲成王末即政之詩然訪落之詩言嗣王謀於廟落者始也是始即位謀之於羣臣也成王朝於廟之時羣臣在焉故成王因而謀之則朝於廟與謀於廟之詩皆是一時所作鄭氏李氏於閔予小子之詩既言成王之末即位而至於訪落之詩則又言成王之始即位何其相戾也予嘗言詩至此二篇葢喟然而嘆曰人謂成王爲中材之主其亦不知成王者哉夫當成王之後王業已成矣天命已固

矣天下廓廓乎無事矣而二詩之作皆有慄然若處危難之辭讀之使人肅然而有不敢自忽之意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若禍患之廹乎其後而不能以自安豈成王矯為是言哉此皆其誠心之所著見而不能自已也葢天下之治常生於戒謹恐懼之中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之日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無虞而戒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中材之主

其何足以語是乎大誥之書亦言予惟小子若涉淵水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又曰矧今天降戾于周邦皆若此二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矣雖然成王之所以自警者如此而成王之所以自勉者不止於此也閔予小子言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而訪落則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我文武直道而行俯仰無愧則我亦當繼其直道而期無愧於俯仰之間也閔予小子言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而訪落則

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吾於繼序思不忘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文武為念想其食見於羮坐見於墻而不能以頃刻忘也吾於以保明其身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文武勉其身想其心惟恐言之或過行之或虧而身之或不正也吁吾於此二詩見成王之用心真文王武王之用心成周泰和之治雖本於文武之功而亦成王以此心致之也人謂成王為中材之主何足以知成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李曰訪落之詩成王謀政於羣臣敬之之詩羣臣進戒於嗣王所以答成王謀政事之意也蓋自敬之敬之以下至日監在茲此羣臣之進戒也自維予小子以下此又成王因羣臣之進戒故又問所以持敬之

方欲知其所以進修之道也敬之敬之言不可不敬也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而不獲禍也天之道顯矣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常此命所以為不易也鄭氏以易為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為難易之易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杜元凱注云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歐陽公亦以為難易之易如文王之詩

命之不易鄭氏以為改易之易凡詩之所謂不易皆以為改易非也夫天命難諶如此凡為人君者無以天之高高在上去人為甚遠而不知敬也士毛氏皆以為事意或然也然鄭氏以為天主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此則非也陟降厥士是指人君而言也惟其指人君而言則人君俯仰之間所為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矣夫天之去人甚遠而其監人則不遠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人之出入天亦從而出入人之游衍天亦從而游衍則是天命常在目前也爲小人者乃以天爲去人甚遠故人所不覩則未嘗戒慎人所不聞則未嘗恐懼是欺天也天其可欺乎苟知日監在茲之說則必知所敬矣曰監在茲言天之監人常在此也天監在茲則敬之之道豈可須臾離之哉故羣臣進戒嗣王欲其知敬之之道也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懔懔湯之慄慄文王之汲汲與夫武王之所

以造周旹莫不本於此則為人君者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居有隱顯之不同其存心則一也有煩簡之不同其存心則一也大學中庸所謂慎獨者亦猶此則知羣臣之進戒嗣王欲成王知持敬之道良有旨耳成王因羣臣之進戒乃曰維予小子未明乎持敬之道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學緝熙于光明輔佛是任以示我顯德行然後知持敬之道矣觀閔予小子以夙夜敬止為言訪落之詩又以紹庭

上下為言則知成王固知敬之之道矣猶曰不聰敬止者此足以見成王之賢也成王以羣臣戒我所敬止之道然成王知以涼薄之質未堪家多難尚未知敬之之道為何如而行之故必待學緝熙于光明然後可以知敬之之道也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然後誠意故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知所謂敬之矣而又在當時之人輔之示我顯德行也佛弼也仔肩任也張文潛之說曰德行固道之顯也而曰示我以顯德行者

學之始也道固當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但言示我以顯德行然未必詩人之意蓋成王自處於不明故必待學有緝熈于光明又賴輔弼之臣示我以德行則為成王者雖愚必明然後可以知敬之之道此成王之意也

黄曰成王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故羣臣亦進其敬之之戒以答成王之休自維予小子以下又成王答羣臣之辭也觀此一詩其君臣更相戒勸更

相答問皆以敬為王敬之敬之猶所謂欽哉欽哉之意也羣臣以敬之之道戒成王而使之知天道之甚彰天命之可畏雖闇室屋漏之間而敬之之念不可少忘凡進退羣臣之際常若天之有以臨乎其前也而成王之答羣臣則又以為予小子耳未知其所以為敬之之道庶幾積學以成之耳尤賴爾羣臣輔弼之功而告我以德行之著也嗚呼羣臣之所以戒成王與成王之所以答羣臣者不出於敬之一辭蓋人

君惟以敬存心則雖不睹不聞之地而亦如承大祭之時敬心少衰則雖天地鬼神臨之猶將藐然而況不顯之中亦何所不至哉不特此也大雅文王之篇大臣之所以告成王者亦曰於緝熙敬止而成王朝於廟之詩亦曰惟予小子夙夜敬止則成王君臣之間凡議論之及未嘗不以敬為念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其諄諄之意無非以敬為主而以天為戒羣

臣之進戒成王特曰敬之云者其亦如伊尹之意歟觀書之所載皆帝王為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誠以天下治亂之基皆在於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王之所以亹亹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民之道而先之曰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之充也大學之所謂

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為人君者試以是思之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李曰小毖之詩乃成王懲戒往日之事自此欲戒慎幾微之事亦欲羣臣助已而以知禍亂之機也惟其懲艾後患言往者管蔡流言雖以周公之忠聖幾陷於管蔡之計中今則欲懲往日之事而慎其後患遂

使羣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也荓與荓云不逮之荓
同荓者使也言汝羣臣莫使我為蜂乃汝自求毒成
王既悟管蔡之流言故羣臣不得復為流言亦如漢
昭帝既悟上官桀之譖亦曰復有敢譖光者坐之其
意一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此則言管蔡流言之
禍也桃蟲爾雅云鷦鷯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
黄雀蓋比始小而終大也方桃蟲之始也無能為矣
及其翻然而飛則為大鳥亦如管蔡之流言其始甚

微而其終則為王室之禍況我於是時年尚幼沖未堪家多難成王新即位既遭不幸矣苟又遭流言之禍是重遭不幸也故曰予又集于蓼夫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緜緜不絶或成網羅豪末不札將尋斧柯天下之禍常作於細微之中始苟不圖則其終汗漫而不可救管蔡流言苟能圖之於其始則雖頃刻去之可也惟其始之不圖而圖其後故必待三年之久然後可以無禍蓋不能圖其始而其後無救矣亦如上

官禁之徒使昭帝不能正其始則其後圖之豈不難哉此不得不慎也

黄曰百尋之岸或潰於一穴之蟻千間之厦或燼於一隙之煙天下之事當於其微而謹之不可以事之小者為不足慮而忽之也天下之禍常起於不足慮之處而事之滋蔓而不可圖者常存於萌蘖之初是以聖人知治亂之機而每謹於常人所忽之地此非為是過慮也盖以涓涓不壅將成於江河緜緜不絶

將尋於斧柯豈不甚可畏哉是以古之聖人堅冰之
戒常存於履霜之初苞桑之繫尤謹於安强之日成
王當天下治安之時而作小毖之詩以求助其意誠
在是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李曰此詩乃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春籍田而乃祈社稷者蓋天子親耕不能終畝故借民力以終之則知是詩乃籍田之後因而祈社稷焉此詩不言籍田者蓋特因籍田及社稷故其因而及之耳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是籍田

祈社稷不同月也今此乃云春籍田而祈社稷其事可疑若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則其說未可盡信若非呂不韋之誤則此序之誤皆不可得而知也禮記言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則是社有二也孔穎達以此社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蘇氏以為王社二說皆未可必假此詩兼祭二社亦未可必姑且闕之以待知者左氏曰芟夷蘊崇之則是除草謂之芟也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則

是除木曰柞也始也開闢其土田則除其草木然後
從事於耕其耕則澤澤然惟其除草木然後土氣解
散其耘作者有千耦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也其
所耘之地或往之隰畛隰者新發田也畛者舊田有
徑也其耘之人則惟主之家長侯伯之長子主為家
長則知伯為長子也亞伯之次也旅衆子弟也彊有
餘力者如周官強予任民以用也如左傳師能左右
曰以之義同以先王之時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則地

無餘利矣侯主侯伯侯彊侯以則民無遺力矣安有惰農之患哉噴衆貌言衆人飲食之聲也婦人有饁為夫者則愛其婦也為婦者亦依其夫也依亦相愛之意言婦人行饁之時則相慰勞苦於此而述其情也上文言千耦其耘於此言利其耒耜有事於南畝播厥百穀而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其苗之生長其中又有傑然者其衆苗皆齊等而生而耘者緜緜而不絶也王氏以謂前曰

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也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也此之所謂既苗而耘其説固是上文千耦其耘以謂既耕而耘則非矣方其始也除去草木然後可從事於耕及草木既除然後俶載南畝方從事於耕也非是既耕而耘也禾既成熟於是穫之濟濟而衆其穗實之多則至於萬億及秭故可以為酒為醴而進予祖妣以和洽百禮飶芬芳也香可以薦其賔客故為邦家之光椒之馨可以養老胡考者壽老也儀

禮士冠禮祝辭曰眉壽萬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遠也左氏以為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杜元凱曰胡耇元老之稱也則知胡耇乃老人也且此也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年方有豐年其所由來也遠矣造始而先之者天道也作成而繼之者君道也王氏以為率時農夫播厥百穀為造始而先之也此詩實函斯活為作成而繼之也凡此詩一一以天地配之如言成象者天道也成形者地道也其穿鑿如此何其

勞也竊嘗以謂噫嘻者是祈榖之詩載芟亦是祈穀之詩豐年者是報祭之詩良耜者亦是報祭之詩噫嘻豐年言祈上帝載芟良耜言祭社稷特詳略之不同耳噫嘻豐年其說為略載芟良耜其說為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欲知祭天地觀諸此而已然觀載芟之文則可見詩人形容物態之巧其始也言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其次又及於行饁之夫婦相慰其勞苦又其次

及於禾之成熟則載穫濟濟及其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然而觀之如觀諸畫圖如大田信南山甫田生民之詩亦然且黍稷者一微物耳詩人形容其巧屢矣如曰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可以見春生之多也如曰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又以見穫之時也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又以見祭祀之用也凡此之類皆曲盡其狀使後人為之則必數十句然後盡其物態豈能盡其物色哉詩人獨以一二句而物態自見則

知詩人之為詩真可為後世之法也
黄曰籍田者天子所耕之田也籍者借也天子千畒
諸侯百畒天子親耕不能終畒借民力以治之故謂
之籍田周禮甸師氏之所掌也載芟一詩乃成王春
籍田而祈社稷然考之月令天子親耕在於孟春而
擇元日以命民社者在於仲春時既不同而此詩乃
合而言之者蓋此特言春而不言月要之皆在於春
也古之聖人親耕以率民而尤慮民力有所不及之

地於人爲之求社稷焉甫田言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而雲漢亦言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則社稷之祈信乎其不可緩也當周之時爲君者不少忘於農爲民者不少倦於農此所以自古有年振古如茲而爲豐年之屢歟此一篇訓詁甚詳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李曰畟畟毛氏曰猶測測也說文曰治稼畟畟進也

爾雅曰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

言嚴利也數者之說皆不同然大抵是刃利之狀農

夫以利刃而耕遂始事南畝播厥百穀皆含生氣以

生長於是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王氏曰其曰

或來瞻汝非是婦子也然觀詩之意言或來瞻汝者不過言婦子耳不必泥一或字也蘘鉠之妻饁其夫有童子以黍肉餉七月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畆甫田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畆皆是婦人耳其婦行饁則有筐筥之器其所盛之物則有黍之美穀也農夫食黍足以見其豐年也載筐及莒其饟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此則言農夫也言行饁之時見農夫所戴之笠

則糾糾然而輕舉所執之田器則刺地以薅說文曰拔去田草也荼陸穢也蓼水草也其薅去其荼蓼而荼蓼已朽敗黍稷遂長而茂盛於是穫之則有挃挃之聲其實之積則栗栗而多積之高大則如城雉之險其密則如櫛之相比既積之矣於是開百室以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於是安寧蓋是時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蘇氏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

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之時也民既勞矣故為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者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

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其說甚善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勞怠者亦知以自奮則天下之人趨事赴功而其心未嘗惰於三農之務也既獲豐年矣乃殺是特牡黄牛黒脣曰犉其牛之角則捄捄然穀梁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此之所謂有捄其角者即穀梁所謂斛角也其字不同其義一也社稷之牛角尺殺時犉牡所以報祭

社稷復嗣前歲以求豐年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
先也鄭氏云求有良司嗇非也王氏言有噴其饁則
言饁之容載筐及筥則言饟之器形乃謂之器則器
也者地道之成也以其鎛斯趙則指其器以薅荼蓼
則指其物王氏之學好生分別故以載芟言地道之
始故其詩亦必言其始此詩言地道之終故其詩亦
必言其終兩篇之中皆附會其說如曰其笠伊糾則
嗇也嗇則土之性如此之類乃其穿鑿如此夫坤之

吝嗇固然矣使果可以附會其說則凡詩之文皆可附會以為說王氏之學不可不戒也載芟之詩多與此詩相類載芟之詩曰有畧其耜此詩則曰畟畟良耜載芟之詩曰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此詩言亦如此載芟之詩曰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此詩亦曰以薅荼蓼載芟之詩言載穫濟濟此詩亦曰穫之挃挃載芟之詩曰有實其積此詩則曰積之栗栗自此以下其文大抵相類又安得以載芟言地道之始

此詩言地道之終乎如以此詩言地道之成則必指其器旣曰畟畟良耜則載芟之詩有畟其耜何以復言器耶則王氏之説不攻而自破矣噫嘻是播種之詩故其詩專言播種豐年之詩是收成之詩故其詩專言收成此二詩分别明甚無足疑者而載芟良耜之詩乃異於噫嘻豐年之詩者葢以祭祈上帝之詩其辭略故言播種而不及收成言收成而不及播種葢不用繁辭也祈社稷之詩則其辭繁葢祈社稷欲

其豐年故其言及於豐年如曰載穫濟濟報祭之詩必自播百穀然後可以得豐年故自播厥百穀而言之其辭不得不繫二詩之意如此而已若謂載芟為地道之始此詩為地道之終則泥矣

黄曰有載芟之祈則有良耜之報禮也然祈上帝與報上帝之詩則其言略祈社稷與報社稷之詩則其言詳蓋祀帝而略其辭所以尊之也祀社稷而詳其辭所以親之也詳觀載芟良耜之詩其所以形容耒

耜之器黍稷之熟豐年之慶者無所不盡始則言其農夫耕耨播種之勤婦子饁餉喜樂之意而終則言其倉廩委積之盛享祀燕飲之樂而又為之求來歲之稼興嗣歲之功以繼古人豐年之效其言意之無以相異也而安辨其為祈與報也哉盖祈之之詩則詳及其耕種之事報之之詩則詳其收成之事故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願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祀而言也二

詩之意亦明矣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

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李白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盖以辛巳之

日祭於太廟而壬午之日乃用繹祭則是繹乃祭之

明日也賓尸者以賓事所祭之尸也周謂之繹商謂

之形書所謂高宗肜日即此祭也絲衣之詩繹祭之樂歌也其後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夫以小弁之詩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為小人之詩如絲衣之詩乃繹賔尸之詩而高子以為靈星之詩若高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之於絲衣矣竊謂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

郊祀志云親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曰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詩豈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之於孟子有二一則公孫丑所言是也其二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則以為禹之聲樂過於文王高子之學人以為是己以為非人以為非己以為是徒知求異於人而不知自失之固陋也高子之學既失之矣而後人復以其言而列之於此則誤矣當削去之可

也絲衣其紑毛氏以爲鮮潔貌説文以爲白鮮貌俅
俅毛氏以爲恭順貌説文以爲冠飾貌夫祭之前士
之行禮則設絲衣其色必紑然而鮮潔所戴之弁則
俅俅然而恭順從廟堂而徂於門塾之基所以告濯
具也又視三牲從羊而之牛所以告肥充也大鼎謂
之鼐鼎圜弇上謂之鼒鼐舉其鼎鼐及鼒所以告潔此
亦祭之明日薄於祭祀故但使士行禮焉孔氏云若
正祭則小宗伯省牲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

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此繹祭輕故使士其說然也繹祭既在於廟門之外則所謂基者非廟堂之基乃門塾之基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各盡其敬矣既盡其敬然後祭焉既祭之矣然後有旅酬之節飲宴而用罰爵但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由其有美酒皆思自安不諠譁不傲慢故以此得壽考之福吳說文曰大言也徐鍇曰大言故矢口而出聲後世以吳從口從天此皆謬也孔氏

曰此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而恭欽明矣孔氏之說深得詩人之意謂上五句自絲衣其紑至鼐鼎及鼒此其未祭之時是告濯告充告潔無所不謹則臨祭之時謹於禮可知也下四句自兕觥其觩至胡考之休既祭之後飲酒未嘗至於諠譁失禮則當祭之時謹於禮可知矣學詩者當通其倫類以詩之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可以

通詩矣

黄曰絲衣之詩其意明甚自漢儒雜取高子之言而汩之而詩之大義不全矣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者也古之祭必立尸至於祭之明日所以賓事所祭之尸故為繹祭焉周謂之繹商謂之肜所謂高宗肜日則其繹祭也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夫辛巳祭而壬午繹之此所謂祭之明日也絲衣本宗廟之祭而高子以為靈星之尸豈不

失詩之意乎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則高子蓋與孟子同時人其繆於詩者孟子辨之詳矣以追蠡而論禹文王之聲以小弁為小人之詩此皆高子之蔽則以宗廟之尸為靈星之尸又何怪乎靈星之祭未之前聞至漢高祖詔天下立靈星祠見於漢書郊祀志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其此之謂乎漢儒

雜高子之言以汩一篇之義今冝削此一句而詩之大義復全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熈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李白大武之詩張横渠嘗以謂必是武王既死周家所奏之樂舞於武王之廟句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也不如是則武王之樂既

奏之矣胡爲至此而復告成耶前漢志曰周公作勺
招舜樂也勺武樂也其字但從勺顔師古注云勺讀
作酌至左傳但作汋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然觀此詩
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作序者但言酌先祖
之道以養天下也鑠美也美哉文王之師也退而自
養與時皆晦蓋時未可爲也養者但晦而自養也鄭
氏謂養紂暗昧之君以老其惡是誣文王也歐陽氏
以爲苟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爲不善養成其惡利而

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為孔子何誣稱其美哉惟文王之時不可為故遵養時晦至武王之時周室始大明盛矣天下有大助之者武王寵而受之蹻蹻乎王之成功也文王之時不當為故不為之武王之時可以為故為之苟可為之時而為之是當其可也武王當可為而為之故其功所以蹻蹻然而有成是用後世嗣續而不絕然其所以傳嗣而不絕者蓋能合天下之公而信於衆也說者多以我為武王王氏以我為

成王寵受武王之業歐陽以為武王能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成之張文潛以為成王寵受武王之成功其武功蹻蹻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我但當從鄭氏以為武王蹻蹻武貌此詩乃武王之詩故詩中言武王之事則知我者但是武王也

黄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待成王即位而始用之如洛誥所謂肇稱商禮祀于新邑所以明成王即位而後行周禮也前漢志言周公作勺顔師古注曰

句讀曰酌則酌一詩乃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武王之廟也觀此詩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序者以為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得於言意之外矣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鄭氏以為文王舉商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宣公十三年隨武子舉是詩以為暗昧而杜氏注云致紂於昧者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幸紂之為不善養成其惡以為取之之道其又何足以為文王乎學者不知聖人之心

而信口耳之學則昧於聖人多矣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蓋仲虺戒湯以為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而後世以為湯於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是誣湯也彼鄭氏之說其亦誣文王歟要以此詩之意詩言美哉文王之師也退而自養與時俱晦可以與民同患而乃退藏於密藏其威而不用懷其勇而不矜以見其無取天下之意至於天時之已至人心之已歸

然後武王不得已而受之以成周家之王業故後世子孫所以嗣而不絶者皆武王有以合天下之功乎天下之衆夫惟得之無媿故能傳之無窮若得之不以其道取之非其所當取則非惟有媿於一時亦有媿於後世文王順乎天理而養時晦武王順乎民心而成王業所以八百其年三十其世而天命人心之不容釋歟噫成王奏武王之樂而序者以爲酌先祖之道其旨亦微矣學者當以意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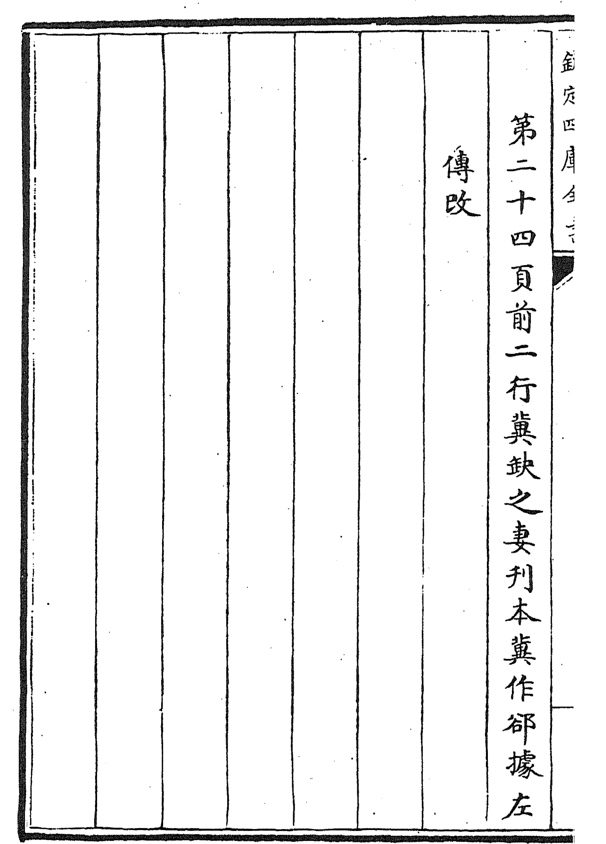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三十九

謹案卷三十八第十八頁後一行顓頊作六莖刋本頊沿宋人諱嫌名作帝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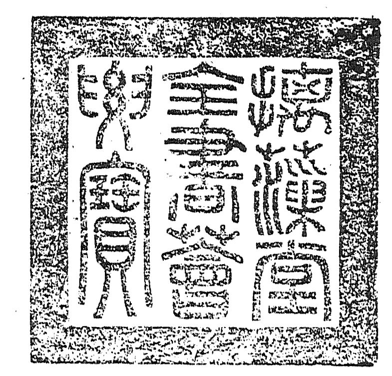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後二行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刋本作武王作武象勺武象勺皆舞也據漢書禮樂志改

第三十頁後八行鄭氏則以為思成王之多福非也刋本為思作思使據鄭箋改

卷三十九第十六頁後七行蓋比始小而終大也刋本比訛此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冀缺之妻刋本冀作郤據左傳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李惠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毛詩集解卷四十

宋　李樗黄櫄　撰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李曰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即賚之詩也綏萬邦屢豐年即此

詩也然謂武王克商則桓者乃武王之詩也既是武王之詩而乃序於成王之後者蓋是成王之時而作之也如使果是武王之為詩則詩之言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武王豈自言其謚邪則知此桓之詩乃成王時追稱之也雖然成王之追稱而乃列於成王之後者抑所作有先後邪抑自有先後之序而後人改易之邪左氏所載其三乃賚詩其六乃桓詩今賚之詩乃序於桓詩之後者此又先後之失其次序也詩

人之失其次者多鄭文公之詩乃列於忽之前載馳之詩衛懿公為狄人所滅而乃序於衛文公之後是皆失其序也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處荆棘生焉葢以大兵之後殺戮為多傷天地之和氣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在於容民畜衆非快一己之私欲葢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左氏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謂

之年豐固有矣謂之周饑克商而年豐則非也孔氏舉左氏云昔周饑克商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徒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屢豐年矣武王用兵安萬邦而享豐年之報足以見上天既命我周家勤勤而匪解矣遂申言武王之用武上合天心也言武王之用武桓桓而保有其衆用之於四方以克定厥家此其德所以昭明于天故能君天下而代商也皇君也間

代也保有厥士如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鄭以士為
事謂能安有天下之事非也此詩言講武類禡也而
詩言武王用師未嘗有講武之意蓋觀其不妄用武
之意則足以見講武之意觀詩者又以意通之也武
王既定天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載
戢干戈載櫜弓矢示天下不復用兵而猶講武者蓋
武備不可一日弛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至於已
安已治而武備猶不可不設如其不然則不免有銷

兵之患矣

黄曰桓之詩果作於武王之時邪果作於成王之時邪曰講武類禡則是作於武王之時曰桓桓武王則是作於成王之時宣公十二年楚子言武王克商作頌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則是又以為武王所作也然當武王之時豈自言其謚邪李迂仲以為成王追作是詩以述武王之事然質之左傳而不合質之詩序而不安則吾亦未之敢從也予竊以武王云者特

言其威武之志耳不必以為武王之謚也如所謂寧王受命成王不敢康武王靡不勝亦豈必以為謚乎詳觀此詩以為武王用兵而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故作是詩耳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處荊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之多傷天地之和氣也今武王之兵在於安民而非所以擾民故屢豐年而無凶荒之災此如湯之興師耕者不變是也左氏曰昔者周饑克商而年豐然左氏亦附會之說使

周而果有饑歳則又安得為屢豐乎惟武王之兵在於安民故天之命周無解怠之心而周王之威武有桓桓之志此其所以能定其王家以昭著於天而伐商以君天下也此詩之意與武成之篇相類學者試詳考之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李曰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於廟盖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禮記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此詩同宣王之時命孝公為侯伯命之於夷宫亦是不敢自專也為天子者封功臣以告於廟為諸侯者班爵禄亦在於廟衛之封功臣即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也衛雖封功臣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其人也賚者序也序詩者又説其所以名篇之意言其所以錫與善人也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序

詩之言與論語相為表裏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書之所載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禮記之所載將帥之士皆封諸侯此皆武王之封功臣也武王之封功臣必在於廟中蓋謂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私意乃文王之意也文王所以受命作周可謂勤勞矣而我則安然而受之故當數其事而繹其志我之所往惟在於求定天下蓋錫予善人者乃求定天下之術也時周之命在於錫

予善人我故當繹而不忘也此詩言文王之志武王繼之而不言錫予善人大抵與桓之詩同學詩者當以意逆之也

黄曰武王勝商而大封功臣如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夫武王之封功臣而必封之於廟者何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祭統曰古者爵有德禄有功必賜於太廟注云詢於朝取於衆也後命於廟不敢專也此説盡之夫此詩無賚之文而以賚

名篇君子慮後世之不知其意故釋之曰賚予也又慮後世不知所以錫予之意故又釋之曰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曰善人云者以見上之人不妄予爵必及於有德而無德者無所覬禄必及於有功而無功者無所求周家之法度豈不宏遠哉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孔子之言其此詩之證歟詳攷此詩蓋武王封於廟而其所以得天下之道謂我文王既勤止而我當受之則周之得天下者非偶然也蓋當然也

既而又自言我之所以用兵者惟求以定天下而已武王之意在於安民而不在於好戰今天下已定則惟思所以保之也噫天下之理得於無愧則言之亦無愧武王之得天下蓋天命人心之自歸而非武王之有心此武王所以告之於廟告之於諸侯告之於天下來世在我無愧心則言之無愧辭使天下後世知之亦無異議矣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李曰孔氏云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頌故序般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美哉周之君天下也武王巡守四方所至之地則登高山而祭之其祭地則嶞山喬嶽無所不祭嶞山小山也喬嶽高嶽也允猶翕河者信其謀合衆河而祭之

也隨山喬嶽則山無不祭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則以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故也徧天之下當裒聚而對荅其功此乃周之所以受命也周之得天下皆本於事神之功武王所祭則歸功於山川之神觀此詩謂之般者則以武王非恣意於般樂也武王之廵守不敢以般樂為務則異乎後世之君所謂般遊者矣如秦皇漢武非不廵守也嘗祭泰山矣亦嘗祭河矣然不過快一己之欲而誇大其名非武

王之所謂般也

黄曰般之詩與時邁之詩同先儒以為武王既得天下封泰山禪梁父而徧及於山川之祭夫封禪之禮自秦始也而謂武王為之乎聖人之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者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歲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有一月而朔舜豈邀福於鬼神者哉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於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言於乎美哉周受

命隨山喬嶽則山之神無不祭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合天下名山大川之神而配祭之以見周家之受命無愧云耳此詩之言與武之篇類則武王之心亦可見矣雖然武王之頌當在於成王之前而著於頌之末者蓋經秦火之餘詩之失其次者不可一一舉如衛懿公之詩載於文公之後甘棠之詩載於聽訟之前學者不必泥於篇次之末可也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

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李曰蘇氏曰詩惟雅為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為詩本於為德而已矣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一國之頌也竊嘗疑之商周之德可以頌也魯果可與商周並乎以僖公三十三年間考之春秋所書皆無可襃之事不宜有此頌也此其所以為可疑也蓋嘗觀魯之頌所陳之辭多誇如脩泮宮服

淮夷考之春秋不見其有服淮夷之事也如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考之春秋不見其有膺戎狄之事也僖公二十八年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公子叢以說焉安在其為懲荆舒邪如書郊者所以譏其僭也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制春秋書郊所以正其不臣之罪也若乃頌之所陳乃所以誇示天下徒言其容飾之盛美此所以可疑也雖然於事可疑而孔子乃存而不删之此所以雖疑之而未得其

說也或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亦猶晋文公請隧于王當時王室微弱不能仗大義以拒之故魯得以作頌是僭天子之頌也孔子存之以見魯之强大周之微弱也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為國風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此以見周之弱魯之强也此其說意或然也或者又曰春秋所書者書其罪頌之所言者言其美故二經不同然春秋褒貶之經豈可以為有貶而無褒乎

孫明復先生解春秋失之太過議者遂譏其書多貶而無褒借使僖公有一事之可紀豈春秋不褒之乎或者之言不足信也伯禽魯之先祖也如伯禽為頌可也僖公果可為頌乎況當僖公之時亦有賢者如衛武公鄭武公齊桓公晉文公皆諸侯之賢者猶且無頌而僖公乃獨有頌此其所以可疑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非惟千乘之國為然也雖有天下者亦當如此今僖公能儉

以足用寛以愛民牧馬于坰遠之地遠避農田而馬又各得其所所為如此魯人安得不尊之乎說詩者且以詩中之辭為說其辭非不美僖公不足以當之也史克作頌文公十八年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則知史克魯之史官也班孟堅曰奚斯頌魯孟堅徒見閟宫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四詩皆史克所作也子雲曰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矣亦是誤矣駉駉良馬也坰遠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

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在坰之野者蓋其去民田為甚遠而又於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此所以在坰之野也詩言務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既言牧馬於坰野又言馬之駉駉然而肥者有何馬也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所以彭彭而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有窮故能使馬至於善也

蒼白雜色曰騅黄白雜色曰駓赤黄曰騂蒼騏曰騏

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伾伾然而有力其所以

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期故能使馬多而有才力

也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赤鬣曰騂黑身

白鬣曰雒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繹繹然而善

走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厭斁故能使馬

至於作而奮起也陰白雜色曰駰彤白雜色曰騢豪

骭曰驔二目白曰魚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袪

祛而强健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正而無邪故能使馬至於善行也徂往也毛鄭以為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第一章所言良馬也二章所言戎馬也三章所言田馬也四章所言駑馬也陸農師曰上章言有驕有皇皇云者馬之最善者也下章言有驔有魚魚云者馬之最小者也以見僖公之思有加而無已也竊嘗以為不然此章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

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
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不備如此而已不必以上章
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定之方中曰騋牝三千牝所
以三千者由衛文公之秉心塞淵也今馬之所以多
者原其所以致之之由本於僖公之思無邪也莊子
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
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
為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

者以其思焉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即此詩之所言也此詩所言思無邪言僖公之所思者惟馬而已孔子蔽以三百篇者蓋以通詩者不可以詁訓求也孔子告子貢以貧而樂未若富而好禮而子貢遂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旨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孔子告之以繪事後素而子夏遂明禮後之旨此二人者可以為通詩之法不可以學漢儒之泥也

黄曰或曰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為風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季孫行父之請頌于周猶晋文公之請隧於襄王孔子存之以見諸侯之强大周之微弱也予竊以為不然魯頌之作皆美之之辭安得以為孔子之存魯頌所以譏魯乎魯同姓之國而周公之後也孔子欲尊周室而思周公則周公之後有如僖公者能撫循其民而國人愛而尊之雖魯國之未必能有是事而魯人尊之以頋

具如此故吾夫子進魯頌於周頌之後者所以見其思周公之意而亦所以尊周也且夫子之心猶有深取於魯而學者不之察也當是時王室既弱侯國爭大齊桓晉文名為尊周而實富强其國故孔子予其事而不予其心魯人一頌之作猶不敢忘周而必請命于天子則是諸侯不知有王而魯知尊王者也孔子幸魯之有王室而不暇論其頌之當否也故其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

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以見魯人愛僖公而且知有周也駉之一序乃魯頌之總序而非駉之序曰史克作是頌豈特指一篇而言哉史克者魯之史官而頌之為史官所作明矣班孟堅乃以為奚斯頌魯是特見閟宮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其為寢廟奕奕而言也豈奚斯之作頌乎如崧高之詩言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而頌則尹吉甫之所作也如孟堅之說則崧高之詩亦

可以為申伯作矣揚子雲言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
其亦子雲之誤歟駉之一詩言馬之盛多而本於僖
公思慮之微如衞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天下
之事觀之於大容有偽焉觀之於小則可以見其心
矣僖公儉以足用不傷民財寛以愛民不傷民力務
農重穀不奪民時牧于坰野不奪民利則其思慮之
正可知也孔子以是詩思無邪之一言而盡三百篇
之義此又聖人造化運用之妙而非後世章句詁訓

之學所可及也子貢子夏之言詩而為聖人所取者
其亦以是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李曰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夫為君臣必當法堯舜苟為不法堯舜則君為賊民臣為不欽故君臣之有道惟堯舜為能盡之也自堯舜以來惟三代之君臣可以繼堯舜之君臣有成湯之君則有伊尹之臣有高宗之君則有傅説之臣有文武之君則有太公周召之臣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翼乎如鴻

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凡此數聖人然後稱君臣有道不為溢美也僖公果為有道之君乎僖公之臣果為有道之臣乎以左傳考之僖公之臣其賢者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難閔公既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為臣有道者果如是乎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孔子不以仁稱之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孔子不以智稱之孔子又稱其竊位臣而至於竊位所謂有

道者果如是乎詩人稱之無乃魯自伯禽以來皆無無賢君至僖公特異於羣公乎當時之臣皆無賢臣如季友文仲彼善於此者乎不然則風俗澆薄毀譽失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為仁故無道者皆為有道邪有駜有駜駜彼乗黄此則取喻也毛鄭蘇氏皆以為取喻獨歐陽文忠公以為僖公寵賜其臣車馬之厚此說固無害然詩人以他物取喻者多矣不必以詩文所無遂以為寵賜其臣車馬之厚也駜說文曰肥馬

蓋言馬之所以肥者乃乘黄之馬也夫馬必豐其芻秣然後致馬之肥亦猶人君必豐其爵禄然後可以責其臣之用力也先言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則是君之待臣者盡其道矣既又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則又言人臣報其君者又盡其道也夙夜在公言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故職事無不脩明也明明言明之至也鄭氏曰明義明德此説鑿也王氏則舉大學所謂在明明德亦非也韓文公曰馬之千里者一食或

盡粟一石今之食馬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雖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故欲馬可致力者必先豐之以芻秣欲臣之盡力者必先豐之以爵禄故在公明明先在於有駜乘黄也蓋我以此而待之而臣不以此而報我豈不負人君之寄託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以手足而視臣而臣不以腹心而視君果足

以爲臣乎賈誼曰上設廉耻以馭其臣而臣不以節義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也上能如是下又能如是所謂君臣之有道也振振羣飛貌鷺于下此則羣臣之來如鷺之有威儀也與之飲酒以鼓節之而咽咽然其醉也則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羣臣皆喜樂君臣之相與可謂厚矣孔氏以鷺于下爲新來之士夙夜在公乃其舊臣也歐陽公以謂舊臣夙夜在公而新進之士飲酒醉舞此其近於人情其説爲善

君能待其臣而臣能報其君則可以飲酒為樂君不能待其臣臣不能報其君而徒然飲酒則如紂為長夜之飲何足貴哉駜彼乘牡駜彼乘駽列子曰牝而黄牡而驪天下之良馬也前曰駜彼乘黄又曰駜彼乘牡又曰駜彼乘駽皆言良馬也所言在公明明則職事皆脩明矣於是可以飲酒焉鷺于飛亦鷺于下之意也載燕亦飲酒之意也末章則言君臣醉飲相與祝之以為自今以始享豐年之報而又皆有福禄

以遺厥子孫則相樂之誠可謂盡矣夫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能下下以成其福禄至於天保則臣歸美以報其上惟君臣能如此故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魚麗之詩所以作也今此駜彼乘黄是君能下下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是臣能報上也至於鷺于下醉言舞是終於逸樂也周之文武以勤勞而成周家之業不過如此而已僖公之君臣果足以盡之乎陸農師以為鹿鳴之詩和樂而已非君臣有道也故六

月之序至四牡廢曰君臣缺矣至於此詩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則非特賓主而已此所以為君臣有道如陸農師之説則是鹿鳴之詩不如有駜之詩何其待文武之小而置僖公於文武之上邪

黄曰或曰僖公之臣其賢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難閔公既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為臣有道者果如是乎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而孔子

以不仁不知稱之有道者果如是乎今曰君臣有道云者風俗澆薄毀譽失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為仁無道或以為有道也夫詩經孔子所删而為萬世法安有無道謂之有道而孔子存之乎此且可以據一詩之意而未可必以春秋質之也夫詩以為君臣飲燕之樂而序以為頌僖公君臣有道而後可以為飲燕之歡無道而醉則可刺而不可頌也觀有駜一詩君有餘恩臣有餘敬其曰有道也固宜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李曰明堂位曰米廩有虞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明堂位之意以為魯得立

四代之學非獨頖宮也嘗疑其說若以得用天子之學則建辟廱可也何獨泮水哉況周乃辟廱也以泮水為周學則亦非也鄭康成注禮記以為泮之為言班也於是以班政教也及其注此詩則曰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康成之說不同蓋以禮記之字從半從頁此詩從水從半故於禮記則言其義於泮水則言其名二說不同且當以詩泮水字為正蓋以泮水為名則當以水求其義然康成之說

以為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以見諸侯降殺於天子之制天子之學謂之辟廱者辟取其圓也欲其觀之者平均諸侯降殺其制故但有泮宮也觀說文之言乃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為水東北為牆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謂東西牆二說不同當待博識之士辯其非也鄭康成曰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王氏則以思為語辭當從王氏說思如思皇多士之思同思皇亦是語辭也泮水之中

其可樂者以其有芹可采也孔氏之説則以為既采其芹又觀其化蘇黄門則以謂吾思樂泮水之上雖無所得聊采其芹而已足矣是皆不以為取喻人才也如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芑喻人才也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芹水中之菜也藻水草也茆鳬葵也采藻采茆皆是采芹之意王氏之説則

以謂薄采其藻而其采也深矣次言薄采其茆而其采也加深是皆鑿說陸農師又從而廣其說芹者草之有香也藻者草之有文也茆者草之有味也言士始至則慕其香臭而至焉此采芹之譬也既至則學文此采藻之譬也及其知道之味嗜而學焉此采茆之譬也詩人所言不過樂所見而已不應如是之鑿也泮水之中其可樂也以其有芹可采也魯侯親至於學莫不觀其所見之旂其旂則茷茷而飛揚和鸞

之聲則噦噦而有聲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鄭氏以為小大之臣非也葢此之所言者國人耳漢明帝開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今僖公脩泮宮而國人從之者多宜矣其馬蹻蹻言魯侯至泮水其馬則蹻蹻然而壯以見其車馬之盛其音則昭昭以見其聲音之好載色載笑以見其顔色之和僖公之至泮水和其顔色非有所怒但欲教人也教人而至於有所

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敎此其所以為善育人材歟洪範所載而康而色亦此意也以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顔悦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之中風化之盛可知矣第一章則言僖公之至泮水第二章則言僖公之教人第三章則又言魯侯之既至泮水又取其賢者與之飲酒也其所飲者旨酒也其待賢才如此之厚則莫不祝之以天長與之以難老

之福然所以錫之以難老之福者則以魯侯能順賢者之長道而服魯國之衆也長道者道之長遠也魯侯之待賢者既盡其誠則賢人君子亦必以長道而告之魯侯又從而順之又足以見魯侯之賢也漢明帝建辟廱尊養三老五更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是皆偃然自大非人主之體也今僖公至泮宮能順賢者之長道然後知僖公之泮水有補於教化多矣穆穆魯侯此又言遵伯禽之法也言伯禽穆穆然

其德則敬和而昭明其威儀則欽敬而恭順内有明
德外又有威儀内外表裏無不盡善此民所以則之
也然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内焉
能慎其明德外焉能慎其威儀故民所以慕其德而
化之也允文允武言僖公信有文信有武矣而其功
之光大乃至於烈祖也僖公遵伯禽之法盡其文武
之道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禄是魯侯之福
禄乃自求之也靡有不孝若一事不合於伯禽則非

所以為孝也僖公之允文如修泮宮可以見其文也僖公之允武如服淮夷可以見其武也然所謂文武者亦遵伯禽之法也伯禽亦嘗脩泮宮矣亦嘗服淮夷矣魯僖公之修泮宮與夫服淮夷亦是遵伯禽之法也駉之序言遵伯禽之法下文曰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則是僖公之節儉皆遵伯禽之法也此詩言允文允武昭假烈祖則是僖公之文武亦遵伯禽之法也其以節儉與夫文武觀之則僖公之孝可謂盡矣

故曰靡有不孝明明魯侯明明言明之至也魯侯能

明其德故能修泮宮而服淮夷也此下序服淮夷之

事古者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乃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則是僖公征伐淮夷必先在於泮宮

內與賢臣謀事焉故其返也則蹻蹻然有威武如虎

之臣在泮之宮而獻馘又有善問之臣如臯陶者在

泮宮之下獻所執之囚則必使善聽訟之臣察其辭

而斷其罪也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飲酒在此受

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豈徒文具而已哉後世之建學校不過誇示人物之盛求其有補於風化則未也僖公之所為未必如是然詩人之辭非不美不可以溢美而廢其詩也此下文申言服淮夷之事言多士濟濟而有威儀而能廣大其德心矣夫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惟其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

而爭其心於是乎隘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此其心所以廣也心之廣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而有威武遐遠淮夷於東南之地不得虔劉我邊陲其功可謂大矣然多士又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大未嘗諠譁未嘗輕揚無以爭訟之事而告於治獄之官惟在泮宮之中獻功而已此其所以為多士歟吳大聲也揚輕揚也訩訟也夫征伐有交爭者則必告於治獄之官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出與

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若穿封戌與公子圍爭安得為不吳不揚乎安得為不告于訩乎惟魯之臣子皆重厚未嘗有爭忿之心則其報功之際無有以所爭之訟告于治獄之官則治獄者不過斷囚之輕

重而已蓋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僥倖一勝於萬死一生之間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如王濬王渾平吳渾則以濬為不受節度濬則以疏辨其非二人交爭如仇讎焉以魯人觀之則知渾濬為非矣蓋以魯之多士觀之則渾濬之心不得謂之濟濟伯州犂不得謂之淑問也此下文言魯之君臣不以一勝之故遂驕其志也淮夷既克之後其角弓則觩然而陳設其束矢則勁疾其戎車則甚大所謂徒御

者無有厭斁克平淮夷之後且如此可謂能持勝矣

克平淮夷之後既已甚善而無有叛逆猶且固其謀

猷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夫一戰而驕則必墮敵人之

計雖獲勝反以致敗所謂暫勝而已安得以為卒獲

乎惟其既服淮夷之後其為謀也愈深故不墮敵人

之計而敵人所以遠遁而臣服也翩彼飛鴞乃取譬

也鴞惡鳥也翩然而飛者惡鳥也今乃集于泮宮之

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懷我好音集于泮林此則取喻

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此則取喻淮夷之歸於我無有惡聲也憬說文曰覺悟也既來歸魯故獻其國之珍寶所謂珍寶者何也元龜也象齒也又有南方之金以見其向化也如此向也征伐淮夷猶未必心服今也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則可謂心悅誠服矣觀書所載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以魯侯之時淮夷為患猶且如此則淮夷世世為患久矣今僖公之時乃使之來獻其

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果何道而致之邪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觀武王作辟廱也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若武王者可謂能以善養人者也今僖公乃能為武王之所為乎使僖公果能為武王之所為則是春秋之諸侯亦可以比肩武王矣

黄曰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泮宫故雅稱武王曰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而頌稱僖公曰既作泮宫

淮夷攸服夫世俗以學校為不急之務而武王以之服天下僖公以之服一國此所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當戰國之時而以謹庠序之教為急使戰國之君能去其世俗之說而從吾孟子之說則國不必富兵不必强人心歸之有不可辭者泮宮之頌八章而三章皆以思樂泮水為言夫泮宮之中初無可說可玩而人情之樂形於歌詠不能自止其所樂果何事邪孟子曰人樂其父兄之賢者而菁莪之詩

亦曰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魯人之樂泮水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材所賴以長養成就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蹻蹻愛其人則亦愛其物也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吁僖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温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其心休休而有容粹然而不怒僖公育材可見矣穆

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容貌之温威儀之謹此豈勉强所能為哉温良本於天性則有自然之和至誠得於素養則有自然之恭動容周旋而中禮然後見其盛德之至僖公之所以為賢者益可見矣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在泮獻功以見僖公雖征伐聽訟之事而不忘庠序之教也在泮飲酒以見僖公略其邦君勢位之尊而與賢者相忘於醉酒飽德之樂也吁僖公之賢如此魯人將何以報之邪翩

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懐我好音夫鴞何知也而猶懐其好音況於人乎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何知也而猶感其德況魯國乎惟僖公有不可忘之德而魯人有不能忘之情則相與頌而歌舞之以期長守富貴而與過歷之期相為無窮也故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豈魯人之私願邪仁者之壽天理之必然而亦人情之公願也夫鄭國之學不修子衿刺之僖公既修泮宫魯人頌之世

俗以學校為不急之政而乃人情怨樂之所係則是果為不急之政邪惟當時之急乎此而僖公獨先之此魯人之所以頌其能修泮宮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四十